

略说汝窑与钧窑

王 睿

关键词：汝窑 钧窑 陶瓷生产 宋代

KEYWORDS: Ru Kiln Jun Kiln Porcelain Production Song Dynasty

ABSTRACT: Ru Kiln and Jun Kiln were two important porcelain kilns in northern China: the products of the Ru Kiln in the traditional collections are mainly the Celeste blue-glazed wares and that of the Jun Kiln are mainly the ornamental porcelains glazed with colors of azure, rose-purple, crab apple red, etc. The locations of these two kilns were close to each other and some products had many features in common in terms of pastes, glazes and types. By summarizing the records in the historic literatures and reviewing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confirmations through excavations of the Ru and Jun Kilns and further analyzing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unified porcelain industry system has formed in the present-day central and western Henan Province.

汝窑和钧窑是中国北方两个重要的窑址，汝窑传世品以天青釉汝瓷为代表，钧窑传世品以天蓝、玫瑰紫、海棠红等釉色并刻有数字的陈设类钧瓷为代表。关于此陈设类钧瓷的时代，学界有不同观点^[1]。古代名窑的考古发掘，多以寻找传世品的产地为目标，发掘中若找到与传世品同类的产品烧造遗存，则可确定其为某个窑址。汝窑和钧窑的发现、发掘和最终的确认，都遵循这样的轨迹。两窑的部分产品在胎、釉、器形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

一、关于汝窑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

(一) 关于汝窑的主要文献记载

文献对汝窑的描写，随着时代推移内容不断增加。目前所见最早记录汝窑的文献是北宋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其文曰：

“浚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美，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2]，指出汝窑生产青瓷。南宋叶真《坦斋笔衡》记载：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3]。这段文字指出宋代在汝州开始生产青瓷器。明代《格古要论》描写了纹片情况，“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润，薄亦甚难得”^[4]。明代《遵生八笺》记载：

“汝窑，余尝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支钉”^[5]，提到了支钉痕迹为芝麻状。20世纪上半叶，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二载：“汝窑在河南汝州，北宋时所创设也。土细润如铜，体有厚薄，汁水莹润，厚若堆脂。有铜骨无纹者，有铜骨鱼子纹者，有棕

作者：王睿，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眼隐若蟹爪纹者尤佳。豆青、虾青之色居多，亦有天青、茶末等色。无釉之处所呈之色，类乎羊肝。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乃真物也”^[6]。由此可知，汝窑在汝州，北宋创设，胎质坚致，釉层厚，有的有纹片，釉色有豆青、虾青、天青、茶末色，无釉处为暗红色，支钉痕小如芝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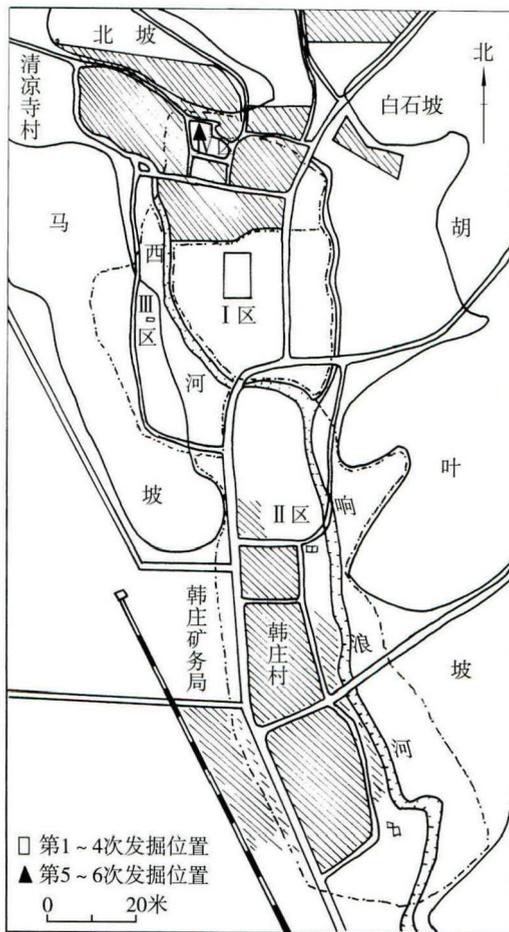
以上文献分别属于北宋、南宋、明代、清代以至20世纪上半叶，文献中分别提到“汝州”、“汝窑”等，多是从文物鉴赏的角度来记载和评述。提到汝窑产地“汝州”，对“汝窑”产品的胎、釉色、工艺、器形等有具体表述；对不同时期汝窑及其窑器的记述大体相似；明清时的说法有很多是引用前代成说。关于汝窑的这些文献记载可归纳为汝窑地处汝州，生产青瓷，胎质坚致，釉色莹润，釉色尤以天青为贵，釉面有开片和不开片两种，器底有芝麻状支钉痕迹。

（二）汝窑址的考古发掘

汝窑址的调查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日本人原田玄讷到河南临汝县调查诸窑址，采集到大量的所谓“北方青瓷”（耀州窑系青瓷），认为“汝窑就是北方青瓷产地”^[7]。1950年，陈万里先后到河南临汝、宝丰和鲁山调查，曾给予清凉寺印花青瓷产品很高的评价^[8]。1956年，洛阳地方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严和店、枣园遗址进行调查^[9]，采集到一些窑具，并发现印花瓷片。1958年，河南省文化局工作队调查了临汝县严和店和大峪店9处窑址，其中大峪店生产天蓝釉和豆绿釉产品，严和店只生产青瓷，未见印花与刻花^[10]。1964年，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叶喆民等人又重点复查了临汝县严和店、大峪店两地，按照采集遗物的特征划分为3处汝窑系遗址和8处钧窑系遗址^[11]。1977年，冯先铭、叶喆民再赴豫南调查古瓷窑址，偶然拾到1件天青釉瓷片，经化验，与北京故宫所藏汝窑盘的化验数据基本相同。1985年，郑州古陶瓷年会上，叶喆民撰文提

出宝丰清凉寺可作为寻找汝窑的一条重要线索^[12]。1986年，西安古陶瓷年会上，河南宝丰陶瓷工艺厂展示了在清凉寺采集的1件灰釉瓷洗，引起与会专家的重视。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即于当年底两次派人前往清凉寺窑址调查，并于1987年出版《汝窑的发现》^[13]，认定清凉寺窑为汝官窑（传世品产地）。

清凉寺窑址位于宝丰县西20千米的大营镇清凉寺村。窑址大体分为四个区（图一），第I、II、III区主要为民窑性质。第IV区是生产传世品天青釉汝瓷区，时代为北宋时期，分为初期和成熟期（北宋晚期）。据不完全统计，出土遗物中属于成熟期的各类瓷片中，天青釉汝瓷占99%，白釉、豆青釉、黑釉瓷和三彩器等仅占1%。器类有碗（图二）、盘、洗（图三）、套



图一 清凉寺窑址发掘分区图



图二 清凉寺窑址出土瓷碗 (T29③: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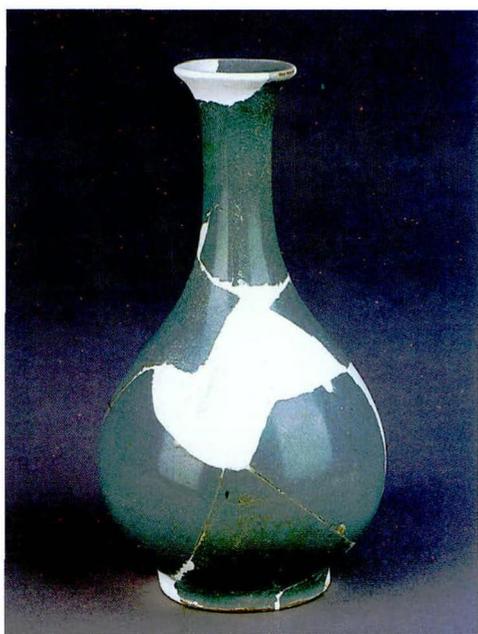
图三 清凉寺窑址出土瓷洗 (C2: 885)

盒、瓶(图四;图五)、器盖、盆、盏、盏托、碟、钵、壶、熏炉、樽、杯、尊、罐、盒、三足筒形器、狮子、麒麟和器座等^[14]。2012~2014年,在建设汝窑遗址博物馆展厅时,又对宝丰清凉寺汝窑进行发掘,发现了年代大约在宋末或金代早中期的素烧器、素烧窑炉和“类汝瓷”器物,同时还发现了元明时期窑炉及瓷器^[15]。

从文献记载看,窑址在古代汝州范围内、宋代生产的青瓷器都可能是汝窑器。若结合传世品的特征,清凉寺的部分窑址的产品能和文献对应者才能算作真正的汝窑。1987~2002年,从发现少量御用汝瓷到发现御用汝瓷的中心烧造区,生产传世品的汝窑址得以确定。清凉寺窑址第IV区出土的天青釉瓷在产品中占绝大多数。该区是汝窑的核心窑场,即汝窑传世品的产地。清凉寺窑址除了生产传世汝窑器外还生产其他产品。其第I、II、III区遗存即为民窑性质,时代从北宋早期一直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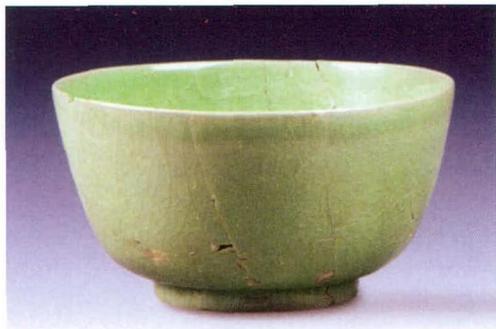
图四 清凉寺窑址出土瓷瓶 (C2: 831)



图五 清凉寺窑址出土瓷瓶 (C2: 770)

续到元代,产品有白釉、酱釉、黑釉、青釉瓷器,仅发现北宋晚期极少量的天青釉瓷。这些反映出清凉寺窑起初生产各种不同类型的瓷器,随着技术进步才出现天青釉汝瓷。北宋晚期,清凉寺窑从生产普通青瓷的民窑发展成为生产传世天青釉瓷的官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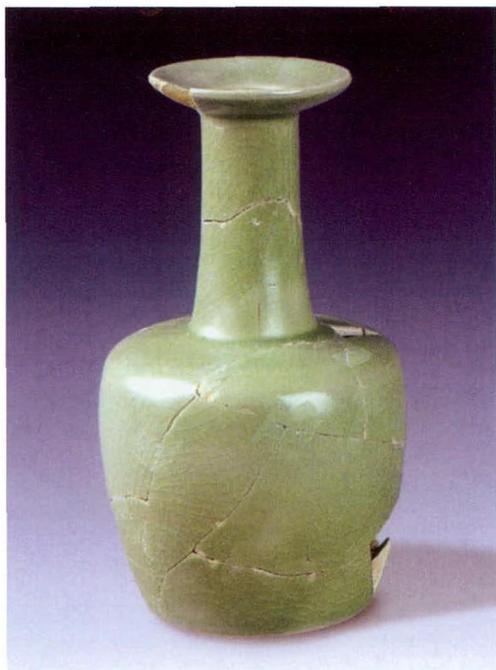
在汝州除清凉寺窑址外,还发掘了文庙、张公巷地区的窑址。1999年,河南省



图六 张公巷窑址出土瓷碗



图七 张公巷窑址出土瓷盘



图八 张公巷窑址出土瓷瓶

(图六至图八采自孙新民:《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与认识》,《文物》2006年第7期)

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汝州市区内的文庙附近获得少量汝官窑瓷片^[16]。2000年,在汝州市

区发现张公巷窑址;2000~2004年,进行了3次发掘,第三次发掘出土了一批完整或可复原的张公巷窑青瓷器^[17]。目前尚无法断定张公巷窑址的确切年代。该窑址出土瓷器釉色分为卵青、淡青、灰青和青绿等。常见的瓷器以薄胎、薄釉为主,釉面玻璃质感较强,有的器物表面布满细碎的冰裂纹。胎色有粉白、灰白和少量浅灰色。器形有碗(图六)、盘(图七)、洗、瓶(图八)、壶、盏、盏托、熏炉、套盒和器盖等。从工艺上看,张公巷窑产品与清凉寺窑产品有差别,但整体上又有很多相似性,所以推测两者年代应该不会相距太远。从汝州张公巷窑产品的釉色、器形、支烧痕迹、碎瓷挖坑掩埋方式来看,其可能与北宋的官窑瓷器生产有关^[18]。

寻找汝窑之初找到的临汝窑,亦在汝州境内,产品主要为素面青瓷和印花青瓷,不生产传世汝窑产品,冯先铭最早把这类窑址称作临汝窑,即汝民窑产品^[19]。目前,临汝窑已经成为汝州范围内非天青釉汝瓷的概括称谓。

20世纪至今,人们对于“汝窑”所代表的瓷器类型不断地重新认识。正如彭盈真所说,百年来对于“汝窑”的认识论,是从确立本体开始发展,继而留意边界周围,寻找和其他窑的集合,使北宋汝窑在陶瓷史年表中的图形越发完整。首先是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名词定义论战,历经青白瓷、北方青瓷甚至钧窑等阶段,直到宝丰清凉寺窑址的发现才逐渐有所共识^[20]。

二、关于钧窑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

(一) 关于钧窑的主要文献记载

宋元时期的文献对于钧窑无明确记载。明代《格古要论》及《格古要论增补版》也没有提到钧窑。目前认为最早的记录是《宣德鼎彝谱》中所录宣德三年(1428年)圣谕:“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开冶鼓铸”^[21]。然而

在其后，诸卷详释所选鼎彝名称时，并不见仿钧窑款式的。而《宣德鼎彝谱》中并未明确指出钧窑时代为宋代，只是说内府藏有钧瓷。虽有考证《宣德鼎彝谱》为后人伪托吕震名而编，实际成书于嘉万时期，但只是将成书时代推延至明后期，对书的参考价值亦有所肯定^[22]。明后期的其他文献多将钧窑列为古窑或名窑，而且明后期所指的古窑包含从宋到元的不少窑口，表明当时人们对钧瓷的年代认识还是模糊的，明代中期以后对钧窑的描述逐渐具体化。清代前期的文献开始明确将钧窑记为宋窑。以下略举几例。

明代张应文《清秘藏》载：“钧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23]。明代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载：“钧州窑，有朱砂红、葱翠青（俗谓鹦哥绿）、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为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猪肝色，火里红，青绿错杂，若垂涎，皆上三色之烧不足者，非别有此色样”^[24]。清代朱琰《陶说》载：“钧州窑，今河南禹州”^[25]。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载：“钧窑，亦宋初所烧，出钧台，钧台宋亦称钧州，即今河南之禹州也。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红若胭脂、朱砂为最，青若葱翠、紫若墨者次之，三者色纯无少变杂者为上，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者佳”^[26]。

明清以来的文献主要记述了钧窑的烧造地点在钧州，称“钧州窑”，钧窑产品大体可以分为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类，钧窑器物底部常有一、二数字。清代文献中明确指出钧州窑在当时河南禹州。

（二）钧窑址的考古发掘

钧窑的调查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0年，陈万里对禹县神垕野猪沟进行了调查^[27]。1964年，叶喆民、冯先铭对禹县神垕镇进行了踏查，认为钧瓷的主要产地是河南省，



图九 钧台窑址出土瓷花盆（H7：85）



图一〇 钧台窑址出土瓷盆托（H7：452）



图一一 钧台窑址出土瓷盆托（H7：500）

而且以禹县神垕镇为中心^[28]。1973、1974、1975、1986年，对钧台、八卦洞^[29]窑址先后进行了4次考古钻探和重点发掘^[30]。钧台窑址^[31]第三期（北宋晚期）瓷器数量最多，但钧瓷种类仅限于花盆（图九）、盆托（图一〇；图一一）、鼓钉洗、出戟尊等，不见生活日用器。花盆的造型可分为方形、长方形、葵花式、莲花式、仰钟式、孟式、海棠式、六角形等。各类花盆均有同式样的盆托配套，并分别在其底部刻有“一”至“十”的汉字号码。釉色有天青、天蓝、海棠红、



图一二 刘家门窑址出土瓷盒



图一三 刘家门窑址出土瓷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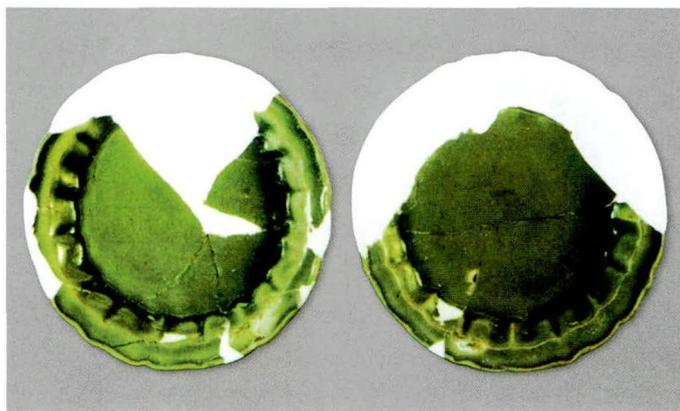
玫瑰紫等，亦有内外釉色不同者，如内青外紫、内青外蓝等，多数足底施酱色护胎釉。关于上述钧台窑址出土的花盆、鼓钉洗、出戟尊等陈设瓷的时代，学界有不同观点。发掘者认为时代为宋代^[32]；另有学者认为时代为金代，甚至元末明初^[33]。本文主要追述汝窑、钧窑传世品“产地”的确认过程，对其时代则另文讨论。2004年，对位于禹州市北关“古钧花园”的另一处钧台窑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宋、金、元时期的钧窑瓷器，也出土出戟尊、鼓钉洗、花盆及盆托等陈设类钧瓷，时代可能为元代^[34]。

2001~2002年，对禹州市神垕镇大刘山下的白峪河岸边分布比较密集的钧窑遗址群中的刘家门东区、刘家门西区^[35]等窑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文献中记载的“红若胭脂”、“葱翠青者”类相关产品。刘家门窑址的时代为北宋晚期至元代，发掘者将其分为三期五段。其中第一期前段的北宋晚期（徽宗、钦宗时期）是其产品最精致的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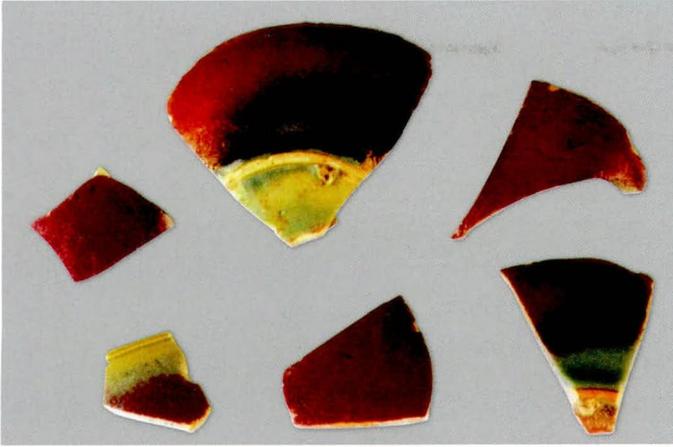
期，产品以青瓷器为主，其次是素胎器，钧瓷（图一二）已出现，但数量较少，另有少量的黑釉和白釉瓷器。以DT3⑧、⑨两层为例，青瓷占57%，素胎坯件占21%，钧瓷占13%。钧瓷有碗、盘、洗、盒、盆、注壶、罐、瓶等。部分器物如莲瓣洗（图一三）、圆洗、盪耳洗、菱口折沿盘、海棠盘等是仿金银器造型。青瓷（图一四）以青绿色为主，釉色纯净，透明度高，玻璃质感较强，通体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较橄榄绿浅，似翠绿但色深。钧瓷带红彩的极少见，少数器物上有大片的红彩，几乎布满器表，红色较淡，与天青釉交融。此外还发现了内施天青釉、外施红釉的产品（图一五）。

2011年，对禹州市鸠山镇闵庄钧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从北宋后期至明代初期的白瓷、钧瓷、白地黑花瓷等^[36]。第四阶段（元末到明初）产品以钧瓷为主，有少量的白地黑花器，部分瓷器制作质量很高，为闵庄窑的繁荣时期。器物厚重而规整，釉层较厚，釉色匀净而光艳，还出土了一些内壁施天青釉、外壁满施紫红色釉的瓷片。

经考古发掘，在河南禹州的刘家门窑址出土了器皿类钧瓷，即天蓝、玫瑰紫、海棠红等釉色的日常用器，在河南禹州的钧台窑址则出土了天蓝、玫瑰紫、海棠红等釉色的陈设类钧瓷，表明传世钧窑产品的产地得以确认。除了生产钧瓷外，两窑还生产青釉



图一四 刘家门窑址出土瓷盘



图一五 刘家门窑址出土瓷片

(图一二至图一五采自秦大树、赵文军：《钧窑研究、发掘与分期新论》，见《2005年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

瓷、白地黑花瓷等产品。

古代瓷窑定名多以地名(州名)命名，若按此说法，钧窑或应该在钧州，而宋代并无“钧州”建制。目前考古发掘的钧窑所处的河南禹州，在宋代为阳翟县，属京西北路颍昌府管辖。直到金代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于此处置颍顺州，二十四年改称钧州，以阳翟县为州治，才有“钧州”建制。明万历年间改为禹州。目前所见记载钧窑的文献以明清时期的为多，宋代并无记载，所以“钧窑”的命名可能与明清时期记述者对钧窑时代的判断或钧窑所在地隶属的地名有关。

三、汝窑与钧窑的关系

汝州、禹州地理位置相距不远，自然环境和气候也很相似。汝州市地处伏牛山东麓的浅山区，禹州市地处伏牛山余脉与豫东平原的过渡地带。汝州、禹州在宋代先后开始烧造瓷器，部分产品在胎、釉、器形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北宋以来主要是钧窑模仿汝窑的青瓷。生产时间较长。钧台窑最早的钧瓷产品发现于汝瓷生产区。北宋到金元时期汝窑生产的部分产品具有钧瓷特征。

(一) 汝窑对钧窑的影响

在钧窑禹州钧台窑址，钧瓷烧造最先发现于汝瓷区，此后随着技术的发展才逐渐形成钧瓷、汝瓷、天目瓷和白地黑花瓷四个生产区^[37]。除了汝瓷区外，在钧瓷区、白地黑花瓷区也发现了汝瓷。这说明钧瓷的出现是以汝瓷产品为滥觞的，钧窑同时生产汝窑产品，受汝窑影响。

钧窑刘家门窑址北宋末期创烧伊始，就具有很高的烧制水平，采用了厚釉工艺和满釉支烧的方法，也是对汝窑烧造工艺的学习和模仿^[38]。厚釉工艺与素烧有着非常

密切的关系，素烧瓷片在清凉寺窑址和刘家门窑址都有大量发现。汝窑首创厚釉工艺，2000年对清凉寺窑址进行发掘，第三阶段瓷片出土较少，绝大多数是素烧残片^[39]；2012~2013年对清凉寺窑进行发掘，发现了不早于金代的大量素烧器，占出土总量的99%，元代地层中也有素烧器^[40]。刘家门窑址在创烧的第一期前段就采用了厚釉工艺，从第一期后段开始素烧器所占比例都达到50%以上，且素烧器逐渐增多^[41]。从对汝窑和钧窑的考古发掘来看，钧窑在北宋晚期学习汝窑的素烧厚釉工艺之后，此工艺逐渐成为两窑的主要工艺手段。

汝窑率先使用满釉支烧工艺^[42]，清凉寺汝窑的支圈足花口碗、盘口折肩瓶、矮圈足小瓶、部分盏托、盏、套盒为满釉支烧^[43]。而这种工艺在钧窑最早使用时间与汝官窑的烧制期一致，金元时期一直沿用^[44]。

北宋晚期，汝窑完成技术积累，开始进入成熟期，烧造出最具特色、最精美的产品——天青釉汝瓷；钧窑刘家门窑址生产天蓝釉、天青、铜红彩斑器皿类钧瓷。与此同时，钧窑的一些窑址也生产出了汝窑典型的天青釉产品。文献对汝窑有大量的记载，却对钧窑天青釉生产只字未提。这种情况的出现，恐怕是钧窑的天青釉产品大多数被当做

汝窑天青釉记录的结果^[45]。

(二) 汝州范围内的钧瓷生产

在汝州窑址的北乡大峪镇窑址，可见到一类釉质与釉色介于汝瓷、钧瓷之间的青釉瓷器，以鸡心碗、罗汉碗、直口盘、折沿盘等较多见。瓷器胎质较细密，釉呈天蓝、天青或葱青、豆青色等，具有不同程度的乳浊感，釉面开片疏密不一，采用多支钉支烧与垫饼、垫圈支烧两种装烧方法。这些特征与汝窑青瓷相似，只是釉色普遍偏重，胎体略厚，支烧痕迹较大，器物口部因釉薄透胎而显出“铜口”，底足露胎者有的胎色呈褐或紫褐色，这些特征又与钧瓷相似。这类带有某些过渡色彩的“汝钧”制品，其时代或早至北宋晚期^[46]。

汝州在金元时期烧造钧瓷，清凉寺窑址第二、三次发掘中的第五期遗存的年代为元代，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钧瓷。汝州的清凉寺、段店窑，今汝州市南乡的严和店、蜈蚣山、寺沟、桃木沟、唐沟、缸窑以及北乡的东沟、班庄、黄窑、棉花窑等窑场，金、元时期都在烧造钧瓷^[47]。2012~2013年发掘清凉寺窑址，在元代地层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钧瓷^[48]。汝州范围内的窑址从北宋时期已经开始少量生产钧瓷，金、元时期钧瓷成为主要产品。

(三) 河南中西部地区统一窑业体系的形成

汝州宝丰清凉寺窑在北宋早期开始烧造青瓷，鲁山段店窑在北宋中期前开始烧造青瓷，禹州钧窑刘家门窑址早期钧瓷地层中青釉瓷占70%~80%^[49]。青釉瓷是包括汝州、鲁山、禹州在内的河南中西部地区最先生产、产量最大的品种，影响到周边较多窑址，早期钧瓷与汝州青绿釉关系密切，与花瓷关系比较疏远^[50]。

除了生产青釉瓷外，这个范围内的大量窑窑还生产耀州窑类型青瓷，比如钧台窑之汝瓷区所见的“汝瓷”（图一六至一八）即为耀州窑类型青瓷。同时，各处窑窑还生产其他瓷种。钧窑钧台窑还生产天目瓷和白地

黑花瓷。钧窑刘家门窑还生产白瓷、黑瓷、白地黑花瓷等种类。汝州范围内的窑窑还生产耀州窑类型产品、磁州窑类型产品等。与汝窑、钧窑两地邻近的鲁山段店窑，从唐代



图一六 钧台窑址出土瓷粉盒（H38：24）



图一七 钧台窑址出土瓷碗（T5①：10）



图一八 钧台窑址出土瓷盏（H36：58）

始烧，一直持续到元代，产品有花釉、黑釉瓷、白地黑花瓷、珍珠地划花瓷、临汝窑青釉瓷、钧瓷等^[51]。

宋代是我国制瓷业承前启后的时期，各地民窑充分发展。河南中西部地区正是在北宋晚期到金代，先以汝州为中心，模仿生产汝窑青釉瓷，后以禹州为中心烧造钧窑器，形成了统一的瓷窑体系。钧窑先是在北宋晚期生产器皿类钧瓷，后烧造出陈设类钧瓷，影响到周边窑址。与此同时，磁州一带的制瓷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逐渐取代河南中西部地区成为北方制瓷业最重要的中心^[52]。至元代，河南中西部地区虽以钧窑产品为基础，影响到河南北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钧窑系，但大部分产品不甚精美。汝窑青釉传统则被南宋官窑、哥窑、龙泉窑等继承。

相同工艺的长期使用和同类产品的大量生产，表明北宋时河南中西部诸窑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窑业体系。对于钧窑来说，最初可能作为汝民窑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在对汝窑的仿烧中经历了“亦汝亦钧”的演变过程，并最终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品种^[53]，进而影响包括汝窑在内的周边窑瓷持续生产钧窑类型产品。随着生产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形成钧窑系，并持续生产至金元时期。在这个地区内，既生产钧瓷产品，同时也生产临汝窑类耀州窑青瓷产品。

综上所述，考古发掘找到了文献记载和传世品中的“汝窑”、“钧窑”产品的生产地点，汝窑在今天的宝丰清凉寺，钧窑在禹州钧台。考古发掘还表明，无论是汝窑还是钧窑，其烧造产品种类都超过了文献记载的产品种类。汝窑和钧窑的产品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相关性、相似性，而终在北宋晚期于河南中西部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窑业体系，并在金、元时期，以此为基础，形成钧窑系。

注 释

[1]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钧台窑》第

150、151页，大象出版社，2008年。

b. 赵会军：《河南禹州钧窑相关问题探索》，《中国文物报》2008年2月27日第7版。

c. 李民举：《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辨——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d. 罗慧琪：《传世钧窑器的时代问题》，《美术史研究集刊》1997年第四期。

e. 余珮瑾：《钧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故宫藏瓷大系·钧窑之部》，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年。

f. 刘涛：《钧窑瓷器源流及其年代》，《文物》2002年第2期。

g. 陈克伦：《钧台窑“北宋钧窑”产品时代的再探讨》，见《2005年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

h. 陆明华：《钧台官钧瓷烧造时代考证》，见《2005年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

[2]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一九七册第九二页，商务印书馆影印，2005年。

[3] [宋]叶真：《坦斋笔衡》，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〇四〇册卷二九第十三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4] [明]曹昭：《新增格古要论（摘抄）》，见《说陶》第三六三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5] [明]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四》，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书类》第二八八册第六〇九、六一〇页，商务印书馆影印，2005年。

[6]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见《说陶》第五二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7] 转引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第6页注释3，大象出版社，2008年。

[8] 陈万里：《汝窑的我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期。

[9] 洛阳专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汝窑址调查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

[10]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汝窑址的调查与严和店的发掘》，《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

[11] 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8期。

[12] 叶喆民：《钧窑与汝窑》，见《河南钧瓷汝瓷与

- 三彩》第10页,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 [13] 汪庆正等:《汝窑的发现》第15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 [1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第75页,大象出版社,2008年。
- [15] 赵宏、郭木森、王团乐:《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发掘再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25日第8版。
- [16] 朱文立:《汝州汝官窑瓷片、残器及配釉作坊的发现和研究所》,见《'99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390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
- [17] 郭木森:《河南汝州张公巷窑考古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2004年5月21日第1版;《河南汝州张公巷窑址》,见《2004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5年。
- [18] 孙新民:《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与认识》,《文物》2006年第7期。
- [19] a.同[9]。
b.同[10]。
c.同[11]。
d.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临汝严和店汝窑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
- [20] 彭盈真:《百年寻青——二十世纪汝窑认识论的变迁》,《故宫文物月刊》第287期,2007年。
- [21] [明]吕震:《宣德鼎彝谱·卷一》,见《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第二七七册第五四九页,商务印书馆影印,2005年。
- [22] a.秦大树:《钧窑三问——论钧窑记录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
b.秦大树、赵文军:《钧窑研究、发掘与分期新论》,见《2005年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
- [23] [明]张应文:《清秘藏·卷上》,见《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杂书类》第二八九册第三页,商务印书馆影印,2005年。
- [24] 同[5]第六一一页。
- [25] [清]朱琰:《陶说》,见《说陶》第一二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 [26]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见《说陶》第二〇二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 [27] 陈万里:《禹州之行》,《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期。
- [28] 叶喆民:《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文物》1964年第8期。
- [29] 八卦洞在禹州城东北隅的钧台之东约0.5千米处。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且生产品种相似,常统称为钧台、八卦洞窑址,更普遍称为钧台窑址。
- [30] 同[1]a第3页。
- [31] 同[1]a第150、151页。
- [32] 同[1]a、b。
- [33] 同[1]c~h。
- [34] 郭培育:《禹州钧台窑考古新发现与初步研究》,见《2005年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
- [35] a.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钧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1期。
b.同[22]b。
- [36] 秦大树、赵文军、徐华烽:《河南禹州闵庄钧窑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2日第8版。
- [37] 同[1]a第5页。
- [38] 同[22]b。
- [3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1期。
- [40] 同[15]。
- [41] 同[22]b。
- [42] 同[22]b。
- [43] 同[14]第135页。
- [44] 同[22]b。
- [45] 同[22]b。
- [46] 同[1]f。
- [47] 同[1]f。
- [48] 同[15]。
- [49] 同[22]b。
- [50] 同[1]f。
- [5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山县人民文化馆:《河南鲁山段店窑的新发现》,《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 [52] 秦大树:《论磁州窑与定窑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
- [53] 同[1]f。

(责任编辑 洪石)